





卷1-卷2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張湛勳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悅仰變異謂之

竟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帶百年乃

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

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自以形

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天化也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音千變萬

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

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

虜王之厨饌腥蟻而不可饗臭也王之嬪御臙惡而不

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堊音惡白

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外

府主泉藏膳府主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

在京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馭子娥音嬭音

曼者娥嬭妖好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垂音璗音

塞耳○笄首衣於既阿錫阿錫細布曳音齊紈齊紈音

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

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樂日月獻王

衣旦旦薦王食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

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音祛騰而上者

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日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

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王俯而視

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樵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所謂易人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馭仰不見日

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化人移之移猶

玉若碩虛焉碩墜既寤所坐猶嚮者之馭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反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其

形不務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行

而至于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

絕域之物其在覺也恍仰之頃更再撫六合之外邪想

淫念猶得如此况神心獨運不假且曩之所居奚異王

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音恒謂習其常存

字疑暫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變化之極徐疾

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王大悅不

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肆意遠游命

駕八駿之乘右服訥字華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

欒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驂騑赤驥白羲之馬御以遊

云皆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主車則造父為御商

輪盜驪山子為八駿。古義也主車則造父為御商

音泰篆商角音丙石經作兗字林云隱作而為右子云

作龔商角音丙石經作兗字林云隱作而為右子云

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荀子之繼離者也而右山

子柏夫郭璞云柏夫大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

至于巨蒐搜而戌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

王具牛馬之漣反以洗王之足漣乳也以至尊及二

乘實諸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之阿赤水

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

崑崙山有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

五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

王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獲觴于瑤池之上王

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

之和谷也詩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西登弁山云一

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嗚予一人不盈于德

而諧於樂辨請後世其追數色句反吾過乎命駕八駿之

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神人哉言非能窮當身之樂猶

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也世以為登假假音焉假字端為

登假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必罪左右

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

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

陰陽之紀者陶運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以妙耳夫氣質因形者其巧

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後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成而推

皆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吾

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幻則是幻而復欲學老成子歸

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備校音野

王讀作翻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時猶得

其道况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

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靈

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

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

而交彰今四時之今或乖則三辰錯亨雷水反用器物

蒸燦則飛鍊雲沙以成水頃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推此

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
 化同功矣若夫偏造數術以氣質相引此抑則一出而
 沒顧眄則飛走易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百姓不
 知蓋術之道也躡奇以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
 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五帝之德三王之功
 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世為之各非
 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隆亦奚為覺
 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音
 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奚謂八徵一曰
 故事二曰為為作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
 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居
 自二曰噩噩音夢周官注云噩音為驚三曰思夢因思
 夢四曰寤夢見時道五曰喜夢因喜六曰懼夢因恐

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不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

其所由然知其所以然則無所但為皆有因而然事以

未由而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一體之盈虛消息

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和則陽氣壯則

夢涉大火而燔灼然遇則燔也陰陽俱壯則夢生

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

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

飛此以物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皆

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及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

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謂

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謂

時有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故神凝者想夢自消無

情念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

無夢寐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在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

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西極之南隅有

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

故寒暑亡亡音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

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

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海之內跨河南北越

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

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

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

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

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

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

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其下趣趣音去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

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而即事夜則昏憊

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

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

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

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半吾晝
 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
 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
 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
 吟吾南嘯藝音吟並寤語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
 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榮極衰生若欲覺
 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
 思慮之事疾並少間病差也。此章亦明竟夢不異若
 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
 迎也御音訝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也中

覆之以蕉與蕉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

夢焉順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

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者之得鹿邪詎有

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

知彼夢我夢邪新者之歸不厭厭音憾又失鹿其夜真

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

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

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

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

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

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辨竟夢何今亡無音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

邪直知其不異耳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或猶不宋陽

復辨竟夢之虛實况本無覺廢也里華胡化子中年病忘音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

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

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祭謁醫而攻之弗

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

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

卦兆而推情隱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

死死靡焉同手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

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

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非藥石之所

無專惑行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攻及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腠者必假脉診以察其

暑所傷則醫師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非寒

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者大都

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於是試露之而求衣

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然告其

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

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

子之志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

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真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

欲令忘者之悟知羈之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

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

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
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
似者猶能
射極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
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秦人逢
靡音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
之於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其期白常
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
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
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
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
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

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
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
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
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
者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糧不若端歸也榮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
全定皆與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
於燕長張文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
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若
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音
犬胡綸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二反同行者啞烏然大笑曰予昔給給音若此晉

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
廬家悲心更微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情有至哀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三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四

列子

張湛處度注

仲丘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志智故無所知
任理則寂然
玄照者也

仲丘問音

君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雖不

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問之矣聖人之無憂常
流所不及况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

餘於大賢然後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

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問故弦歌以

激發夫子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問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孔子歎七

反然有聞色少時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汝之

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日言為正也昔曰之言

今之所明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今告若實其脩一身任

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曩吾脩

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來世詩書禮樂治世

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

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

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

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務

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

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閔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

性一也○捨七羊反務音方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

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游氣也○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游

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埃音兒崔云天地間氣翳鬱似

塵埃揚也吹如字崔本作天之蒼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蒼竟未

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

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邪也嗟反

助句不定之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无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

大也此比自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持大

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

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无窮決起之飛不能无困矣○夫音

符覆芳服反杯崔本作盃坳於交反又鳥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

堂道謂之物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道云謂有坳埳形也亦古邁反

徐古邁反一音古黠反李云小草也膠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

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無尺證反後同濟子細反本又作齊如字

之生亦作王字
量丁浪反後皆同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

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

關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遙也培音員裝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一音扶北反本或作陪風絕句音音自青天一讀以背字屬上句

天於表反司馬云折也關徐於葛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句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

○蜩音條司馬云蟬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又作鷦音同本或作鷦音同崔云學讀為滑滑鳩一名滑離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李

云鷦音同崔云學讀為滑滑鳩一名滑離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李

羽是也決向徐喜決反李呼穴反李願云疾貌槍七良反司馬李

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道云槍突也槍徐音喻木名也劫徐音方

李云檀木也崔云木也或曰木名程苦直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也崔云適莽蒼者二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壽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沈然無心者無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

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則所假之器發

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

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遠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

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神合於無

者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其

有介然之有唯唯矣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

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

遂近為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

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仲尼笑而不荅元倉言之盡矣仲尼持何所云商

太宰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立聖者歟孔子曰

聖則立何敢知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然則立博學

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立不知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立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立弗知武立之博學

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龜迹非商

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述之辨遠者也

太宰大駭非聖商太宰所以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為聖

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舉統遠而言之也有聖者

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不言而自信不信者不化而

自行能為者則不能化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曰為民

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者

矣無譽者無名者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各

哉此無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富

與無此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富

異類先近而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

為除而朝畫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為陰各以物

詳此異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

而謂之道者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躡而忘其自有陰之

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自自然運自然

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自然運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

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疆為之各取世所稱而稱

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

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造此是喻而立疑

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言唯疑之者不可商

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子夏問故以為欺問也

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莊猶務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

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賜能辨而不能納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納必傷仁怨之道莊而不能

同有遠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

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

伯昏督莫侯反人乃居南郭從之憂者日數色主反而不及

料簡備不及盡也日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

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辨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其道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

者道存則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讎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

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

形無傷往將奚為亦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

好真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音弟子四十一人同

行此行也豈復前復後計長短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

片各反字書作欺類而不可與接欺類神疑形喪外物

大而醜也類片各反

不能得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
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以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
不相聞知豈物所得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
子未行反戶即者與言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行行然
若專直而在一本雄者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
同於物故觀其形者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
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同土木見其接
非所以驚是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
無言進進音知者亦無言窮理射極致用無言為言亦
言無知為知亦知言欲以無言發言無知遺知希無言
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無言
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遺無所遺者未能離遺亦無所
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
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
之宗地無知者

有知之至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
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
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如斯而已汝奚安駭哉不語
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其所會者更籠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子列子學
其應疾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子列子學
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
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心之所念
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變豈定於一方哉心九
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矣而後眼
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

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

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其以重出

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

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

也新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小人謂凡人

蘇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竟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入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壺丘子

曰御寇之遊固與人同與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

恒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句之所玩

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俱往務外游不知務

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

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

取象二儀鼻隆口突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

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

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

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以至故重叙也未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

知所砥砥音視內定於已故不知所物物皆游矣物物

皆觀矣忘觀固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

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

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

時末國良醫也曾治齊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

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

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

如人我忘彼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家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爲天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觀刑罰不能威盛衰

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

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志有美惡身有利

之與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此矣疾哉奚方

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押也

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音明而立文摯自後向

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

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今以聖

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

生者道也無死地此聖人之道窮亦通其由生而生故雖

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

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間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殺智求全

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

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

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由死而生幸也順應死

而未及於此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聖用

此誤生者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

謂之常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揚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梧之死揚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

於亡故無所哀也可哀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群

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目將眇者先睹音秋毫

耳將聾者先聞蚋音飛口將爽者先辨淄音澠音

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

奕差也淄澠水與臯將窒者先覺焦朽音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音者先亟音犇佚音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

也與人心將迷者先識是非音耳目口鼻身心此六者常

居亢極之勢莫不頁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

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

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

至者則不反音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

多賢音東里多才音國政者而圃澤之役有

伯豐子者音弟行過音東里遇鄧析音國辨智之士執

舞彼來者奚若音世或謂相朝其徒曰所願知也音鄧

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音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

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

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音喻彼為犬

執政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音籍本作籍側戰反牢謂牲牢

判也周禮鬻人以時籍魚鼈蝦也又國語云羅籍魚也

莊子云以臨牢音李順云牢豕室也音柵木欄也文字雖

也籍音柵苞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而應譏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

多機乎音機巧女多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

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

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音若

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音若

世或謂相朝其徒曰所願知也音鄧

養養上音余之義乎受人養

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

喻彼為犬

豕自以為

豕自以為

豕自以為

豕自以為

豕自以為

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

不羨巧備而智敵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

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

地而無惡無好無夜無此則以元為心者不居知能之

視聰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苟察謂

傳蝦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間功名勝我識減我耳暇

玄曰夫能成功各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邪答曰成功各者志也獨之所能使子等為貴而未

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也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於焉鄧析無以應

能濟子之所為也曰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

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弱也音宣王心感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

如亂反之力能折之舌春蠶蠶音終一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

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

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

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以至承之道御物物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為人每攻其所難故學眎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

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今臣之名聞

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然則

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於以能用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孫能中山公子牟

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

山公子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

存而樂正子輿之徒笑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

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

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離才辨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

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心與韓檀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其言

過故責其實驗也龍太子輿曰吾笑龍之詒也下同

孔

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

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

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後箭復

連物之相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蒙之弟子

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慕衛史記云慕國

多竹篠之箭鳥號黃帝弓慕地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

眇音不睫本作拭目瞬也矢墜音地而塵不揚行

勢極雖著而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

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此言後鏃中前括鈞後

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

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度子嵩聞矢注眸子而眇不睫

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

至拙者聞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聞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淑

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穎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會者偏得其道則

能盡之若包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專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也子何疑焉樂正

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

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有物不盡其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遺則泰山之崇蠅元氣之

皓芒眠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禪曰取其半萬世不

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感者未悟故借喻

於影惠子曰飛鳥髮引千鈞夫物之所斷絕者必有

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

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

重者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者辨之者皆不弘通

故開而孤犢未嘗有母此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此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此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

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指則

皆至忘指故無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自影不

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髮引千鈞勢

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

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

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

猶不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樂正子輿曰

歷然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之鳴

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皆條也

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為義則長矣

言無異

言無異

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

故遂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

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堯治天下天下欲治五十年不

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

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顧問左右左右

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

物之性豈順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

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堯還宮召

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關尹喜曰在

已無居泥然無條形物其終形物猶事理也事理其

動若水順水而動其靜若鏡而不藏其應若響德而不

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

善者道若水不用且亦不用且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心

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

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成之者得之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

能也知理則歸於不為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聚塊也積塵也則非理也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四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五

列子

張湛之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乙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革字子特為湯大夫也

初有物乎

莊而巳

夏革曰古無無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由

古有後之人

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也則古今如循覆

矣設今後入謂今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亦無物則不可矣

之終始

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惡知其紀所謂

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然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先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事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

方有極盡乎

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

也非不知也。不湯固問華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以知之？不窮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

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無？

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無極者，將謂無極之中復有無盡

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不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齊州者，南戴日為丹

至海，人民猶是也。如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

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南極曰南，北極曰北。

况粟謂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故大小

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

也，含萬物也，故不窮。謝坤含化陰陽受氣無物流形代

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大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

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限無耳。

故凡在有一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

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亦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而容

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

則如子之，所言蓋其真，握其心，智所不及，而不知視聽之有

極者，情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極者，

俗士也。至於遠人，融心智之所，端玄悟智外之妙，理詔

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大虛之遠，鄭巨細之無垠，天地

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
列子觀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故無外之法皆
不知控措之自解故刻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
異而徒為誇大哉悲夫嗚呼然則天地亦物也物
幾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
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非屬殘也
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謂和陰陽使器度順序
不必以器斷鼈之足鼈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
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顓瑊於伏羲神農
顓瑊顓瑊為帝顓瑊黃帝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
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
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其下無底極其無底者蓋無
極限有不可盡實名曰歸墟莊子云尾閭八統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野天之八方中

央也由傳天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

方壺方壺一曰瀛洲五曰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

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其山高下周

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

為鄰焉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

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

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注色主反焉

兩山間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
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其遠矣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畧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

於大虛之中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壽

故無所根蒂毒病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

也與隅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疆號曰玄冥子山

引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強簡文云

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使巨鼈蓬萊山而打滄海

之神名禺強靈龜為之使也離騷曰巨鼈戴

之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山其何以安也迭為三

番音翻更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

人舉足不盈數反色主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焉以高下周圖

一鼈頭之所戴而此六鼈復為一釣之形當百餘萬里

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

鯀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於是位輿負嶠二山流於

大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憤怒憑大

侵子禁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

從崑崙以西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里得僬僂國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僂西南蠻之別名

也按括地志在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極有人名

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

人既言其大耳荆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

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者以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其其其

上之芝也朝生暮死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蟻蚋

簡文云故生之芝

者謂蟻蟻蚊蚋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子

髮云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

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鰲魚也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

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鵬世豈知有此物哉常其所

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豈直空言以駭一世蓋明必有

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黃帝時羽方晝拭皆在反揚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步望秋毫之末羽未聞觸反

俞古之聰師曠方夜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未聞

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

者潤益其解耳夫用心智類耳目以視聽者水能見至

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

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發所謂心同死徐以神視神者

不假於月已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形法於神明之

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不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

檮山海經曰荆山多檮杌似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

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

化為祝焉周禮曰禱淮鸚鵡不踰濟貉善狸以狐踰

汶武中則死矣水東經温為濟水出入黃河徐音允

渡河為管澤文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

也

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設也案史記汶水出汶
同武中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
山郭云東南遙蜀郡東北遙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
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
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
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
水關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
豈狐貉不踰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
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地氣然也見周官錐
月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

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形

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太行王居二山當

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未俗謂之愚者年且九十面山

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

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雜猶也其妻獻疑獻疑猶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南

子作魁父謂之丘如太行王屋何在陳留界也且焉置

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遂率

子孫荷胡可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運於渤海

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齒初刃反韓

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曰甚矣汝之不惠

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

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

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

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

男女七歲或跳音調躍也或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

毀處謂之亂跳音調躍也

未必非愚也

初刃反韓

音本

孫子子孫無窮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

智叟亡以應其理而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懼

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夫九層起於累土

無大而不為幽谷功無發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

盡二物如此則立壑消盈無所致疑告之於帝帝感其

誠誠至心也命夸娥氏夸娥氏傳記折未負

二山一厝音胡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

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間歲暮而致數取羨於當年者

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以造事無

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竟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妻之徒可不察哉夸父荒

把兩黃地各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

際陽谷虞淵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

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

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

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

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不待殺戮而天不待將

迎而壽自壽者不由禍害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

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非聖人之所通

也聖人不常自然而萬物自連豈樂通物禹之治水土

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持絕境之外者非用心濱北海

之比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其國名曰終比不知

際畔之所齊子細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

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

重壘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擔垂直為反

也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問

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如車輪許大潰臭過蘭

椒味過醪醴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經營一

國亡亡音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人性婉而

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反居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嫌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

氣温適不縮不衣百年而死木天不病其民孳息阜也

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嚮而迭謠終日

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

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

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傲反昌兩然自失不進酒肉

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

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

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

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視撫則諸侯從命視疑亦奚

矣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羣

李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朋之巨極於齊國仲駁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隱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

故止也南國之人祝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

身以作被恐誤之害髮而裸也反謂不以衣九國之人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士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

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士所資自

之用舟燕朝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

真到曰治水者决防决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

水不學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

於禹也人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

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声本人之

國其親戚死殂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

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

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

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且

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

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

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涼涼字林云及其日中如探

述此事作滄涼屬音潮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

笑曰孰爲汝多知乎莊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

也。子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皆平皆連於形物亦

然物者亦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

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

絕莫絕。絕言不人以為不然。凡人不自有知其然者也。自

有知此理為然者。詹何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為綸芒。自

臧音亡。為鈎荊條。本作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家

曰。觀魚其於百認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

捷。夫飾芳餌。挂微鈎。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楚

玉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

子余。子之弋也。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乘風振之連雙

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

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

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

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

扁鵲。史記曰扁鵲渤海人。姓秦氏。求治扁鵲治之既

向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

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

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疆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齊嬰志

弱而氣疆。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若換汝之

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
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之
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
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
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次誕乃書記必有然魏世華他不能割腸易胃滿洗
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
論也 不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瓠巴古善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 柱指鈞弦三
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師襄曰子可以歸矣 難其教師文
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
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盡聲弦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

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 心手器三者玄應不
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
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
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及
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溫風徐迴草木發
榮 得春氣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羽水音屬冬黃霜
雪交下川池暴涸 疑陰水凍故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四
其時可知且妙耳 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 所致也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 雖師曠之清角 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其時可知且妙耳 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 所致也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 雖師曠之清角 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其時可知且妙耳 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 所致也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 雖師曠之清角 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其時可知且妙耳 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 所致也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 雖師曠之清角 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樓下號談天衍者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亡無音以加之彼將挾琴執子吹律暖之而未黍茲也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之二人並秦國未窮青之技縠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東之齊賈糧過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里十里一本作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扑舞弗能自禁錯忘向之悲也方厚賂發之發猶故雅

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雅門子名

鐘子期曰善哉我若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我若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

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

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鐘子期輒窮其趣

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

心也言心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鐘子期已得其周

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奔音山反還未及中

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問

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問

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問

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
師謂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
造能倡者倡俳穆王驚視之趣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領顛音反顛曲頤也又五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
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
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
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始如向者之王試

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

不能步生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

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

極此言而生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以或

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夫班輸之

雲梯墨翟之飛為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

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墨聞偃師之巧

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

也數之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

戰國策云更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

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
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機蹠二年
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
也鳥嫁反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
後告我昌以蹇音懸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
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立山也視風如
物稱此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食亦之貫虱之心
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
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
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

飛衛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石

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淮南子云中國也許慎云剋臂出血

也妻所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秘其道也此尼章義造父

之師曰秦豆氏秦豆氏見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

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

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器

也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汝先觀吾趣

趣行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

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

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
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捷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

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

也與也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與之齊整在於於而急

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

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街

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

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為之然後輿輪之

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方之所

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躡不開故也心

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

謂然也魏黑卯以臆嫌殺丘邠章私恨丘邠章之子來

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

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騰氣而躡羸虛耻假力於人

誓乎劒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

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胃受矢鏗鏑下音芒摧屈而體

無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鷄也鷄音冠生而頂哺

來丹之友申他音他或音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

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

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

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

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
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
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若有
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方夜見光
而不見形言其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騫呼麥反坡隨過
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
施於事不能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
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
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來

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
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
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
招一作招取物也又音點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
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盍音益疾疾而
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
躄疾而支疆彼其厭於染反本又我哉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銀鍔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濠州多積石
可切火浣音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其劍
長尺有咫音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然疑乎雪此周書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亡女蕭叔曰
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草莽後而說切玉刀
事實之言因此
一物無虛妄者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